



萍踪侠影录

梁羽生小说全集





梁羽生小说全集

萍踪侠影录（下）

（香港）

梁羽生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萍踪侠影录 下 / 梁羽生著. - 广州: 广东
旅游出版社; 花城出版社, 1996.3

(梁羽生小说全集; 30)

ISBN 7-80521-637-1

I .萍… II .梁… III .①侠义小说 - 中国 - 现代
②长篇小说 - 中国 - 现代 IV . I 247.58

广东旅游出版社 出版
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中山一路30号之一, 邮编: 510600)

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850×1168毫米32开18.75印张447千字

2001年7月第2版 第1次印刷

定价: 30.00元(上、下)

(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)

第十六回 喝雉呼卢 名园作豪赌 扬声掷骰 侠客傲凶顽

云蕾呆呆地望向擂台，只见张丹枫白衣飘飘，脚登粉底鞋，头戴白方巾，衬着粉雕玉琢的面庞，笑吟吟地纵上擂台，姿态美妙之极，真有如玉树临风，梨花飘雪，端的是人物俊秀，潇洒出尘。这一登台，满场武士都给他比了下去，尚未出手，已赢得一片喝彩声。皇帝坐在正面看台，心中也暗暗赞道：好一个风流人物！笑对总管康超海道：“这人倒应该去考文状元！”康超海含糊应了一声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张丹枫，面上显出疑惑的神色。只见张丹枫向正面看台瞟了一眼，眼光有如寒冰利剪，倏地从皇祈镇面上一掠而过，皇帝不觉打了一个寒噤，心道：“这人看来儒雅风流，眼光却充满杀气！”他哪里知道，张丹枫的祖先，就是和他朱家争夺江山的大仇人！

张丹枫这一登台比武，不但是大出云蕾意料之外，于谦和云重也是万万料想不到！于谦想道：“张丹枫乃当世奇才，我屡次劝说他为朝廷效力，愿以身家性命保荐他，他都不允，怎么他却会来考这劳什子的武状元？”云重更是吃惊，心道：“这厮明明是瓦剌的奸贼，为何他也来与我争夺状元？”欲待喝破他的身份，却又碍于他乃是自己顶头上司张风府保荐的。因此云重虽然深心愤恨，却是做声不得。

张丹枫旋转身躯，面对云重，笑吟吟地手抚剑柄，一揖说道：“云兄手下留情！”云重心头怒起，眼中直欲喷出火来。可是身在擂台之上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却又不能失礼，只好双目圆睁，也抚刀还了一揖，低声喝道：“今日不是你死，便是我

亡！”张丹枫一笑道：“这又何必！”话犹未了，只见云重一个“跨虎登山”，呼的一声，大力金刚手猛然发出。他与张丹枫行过了武士的见面礼仪，再也不客气了。

云蕾急得直尚冷汗，但见擂台之上，张丹枫右手一勾，沉掌一引，刚喝得一个“好”字，云重宝刀一起，青光疾闪，刀随掌发，又已从斜刺劈来！这一掌云重用的是千斤大力的重手法，被张丹枫轻描淡写地卸劲化开，心中实是吃惊非小。所以那一刀劈下，更是绝不留情。而张丹枫暗运内家真力，以右手的力道才刚能抵消云重左手的劲力，心中也是暗自赞道：“大师伯的大力金刚手法，果然名不虚传！”不敢怠慢，一个反身拔剑，就在云重的宝刀堪堪劈到之际刷的还了一招。这一招挡得恰到好处，云重也不觉道出一个“好”字，刀锋一转，急急变招横扫。

云重心知张丹枫的宝剑乃是神物利器，远非自己的红毛宝刀可比，深恐被他宝剑削断，所以用的全是横截手法，刀光闪闪，不离张丹枫的关节要害。这是从近身缠斗的摔角之技变化出来，完全是拼个两败俱伤的战法，每一招式，都用得险恶非常！

张丹枫一声长笑，长剑一圈，身形一转，只见剑光疾起，倏时冷电精芒，缤纷飞舞，剑风飒然，擂台之上，都是张丹枫的影子，就如有数十人持剑，从四面八方疾攻而来。云重兀立台心，不敢移动半步，但见人影闪时，便是一刀，每一招都是快如闪电。云重的横截断门刀法虽然狠辣，但张丹枫身法快到极点，有如蜻蜓点水，一掠即过，双方斗了六七十招，兀是毫发无伤。皇帝看得眉飞色舞，大叫：“好啊，好啊！”云蕾却是心急如焚，既怕张丹枫伤了云重，也怕云重伤了张丹枫。

在旁人看来，这两人一个剑法精妙，一个刀法狠辣，恰是功力悉敌，难分轩轻，但在云蕾看来，其中却有高下。云蕾曾

与张丹枫数度联剑对敌，识得张丹枫剑法的精微奥妙所在，他战了这么些时候，却还没有一招施展杀手，确似有意留情。而云重已是出尽全力。高手比武，胜败生死，相差只在毫发之间，因此双方险招迭见，而张丹枫遇险的次数更比云重为多。于谦也看得心惊胆战，似是自言自语，又似是对云蕾说道：“两虎相斗，必有一伤，这真是何苦来？何苦来？”但这是抡元大典，谁也不能制止。

云重出尽全力，还只是堪堪打个平手，心头焦躁之极。更兼他适才与陆展鹏苦拼了一场，耗了不少气力，而今与张丹枫又是一场恶战，拼了六七十招，渐感气力不支。张丹枫仍是挥洒自如，但他每一招都使得恰到好处，忽疾忽徐，绝不让云重露出败象，仍是维持着平手的局面。这时连云重也觉得他是有意相让了，越发火起，猛运金刚大力手法，右手一刀，左手一掌，呼呼呼，连劈三掌，施展师门绝技，金刀夹掌，把张丹枫逼到离身数尺之外，骤然一个翻身，拖刀便走。张丹枫心中暗笑道：“你这拖刀诈败之计骗得谁来？”将计就计，挺剑直逼，哪知云重又是一个“鹞子翻身”，左手一扬，只听得铮铮数声，六七粒铁莲子破空飞出，互相激荡，或走直线，或成弧形，斜方拐角飞来，全是奔向张丹枫的要害穴道。这种打暗器的手法，乃是玄机逸士的独门绝技，暗器竟然可以拐弯打穴，直把场中所有高手都看得目瞪口呆！

忽听得叮叮叮几声连响，声音微细，在铁莲子激荡的声音遮盖之下，看台上的人，几乎分辨不出，但云重却是入耳刺心，只见所发出的铁莲子全都被打落台下。云重是名师高足，自然知道这乃是被张丹枫所发的暗器击落，但听声辨器，不过是梅花针之类的极微细的暗器，而竟然能把他用重手法发出，而且体积比梅花针大数十倍的铁莲子打落，这份功力，真是非同小可！不特此也，张丹枫这一出手，立刻令云重想起刚才的

一桩怪事！

云重想起上一场与陆展鹏苦斗之时，最后那一击，本来双方都得两败俱伤，但在最危险的关头，陆展鹏忽然莫名其妙地跌倒，当时云重也是大惑不解，而今看了张丹枫所发的暗器，不觉恍然大悟：原来刚才暗算陆展鹏的竟然是张丹枫！想不到这个“仇深如海”的敌人，竟然暗助自己！

这霎那间，云重又是羞愧，又是感激，但也还有几分愤恨。正在不知所措，忽听得张丹枫笑道：“看剑！”眼前白光一闪，张丹枫又是刷的一剑刺来，云重本能地还了一刀，正在思量，这个武状元该不该拱手相让，忽然发觉张丹枫的剑光已把自己前后左右的退路全都封着，看他剑势如虹，下一手便是杀手，云重大吃一惊。习武之人，遇险必救已成习惯，这时该不该照江湖规矩——心知不敌，便该相让，已是无暇考虑，急急左掌横截，右刀一穿，正想用“崩云裂石”的招数硬接硬解，忽听得张丹枫低声说道：“这招不行，快用三羊开泰！”云重不由自主地嗖嗖连劈三刀，果然使出一招三式的“三羊开泰”招数。张丹枫使的是“八方风雨”的封闭剑术，这时剑尖刚刚画了半道圆弧，招数尚未用尽，忽被“三羊开泰”的招数一冲，顿时反客为主，门户大开，尖叫一声，云重招数使开，收手不住，又是左右中连劈三刀。只见张丹枫连连后退，到云重第三刀疾劈来时，似是无可抵敌，忽然一个“细胸巧翻云，”翻身一个倒纵，身形如箭，向后疾飞，竟然似断了线的风筝一般，轻飘飘地飘落地下。胜败已判，张丹枫输了！满场高手，都不禁轰然喝彩，称赞云重那一手反败为胜的“三羊开泰”招数，真是妙到毫巅。除了云蕾，谁也看不出是张丹枫故意相让！

原来张丹枫之所以参加比武，目的就在于暗助云重夺取武状元。张丹枫知道大内总管康超海的两个师兄弟也参加比武，

这两人武功与云重不相上下，尚有数名高手，武功亦不过比云重略逊一筹。照考试的规矩，最少要连打两场才能休息，则云重实是毫无把握，因此张丹枫才冒这绝大的危险，叫张风府作保，也来参加考试。在前日的淘汰赛中，他不与云重同组，而与康超海的另一个师兄，及名武师金钩吴锋、卫士路明等高手同组，张丹枫将这三人都淘汰，给云重减少了劲敌，临场之时，又暗助他打败了陆展鹏，最后自己接着上场，又指点了他一招，故意让他反败为胜，这才成全了云重的功名。张丹枫的苦心，连于谦与张风府都不明白。云重这样得胜，实是梦想不到，这时满场的喝彩之声尚未停息，云重呆呆站在台上，竟似痴了，脑中思潮起伏，竟忘了该走下台来，请求休息，忽听得正面看台上一声大喝：“快快捉这叛贼！”

云蕾、云重听得这一声暴喝，都惊得从沉思中醒了过来，只见伴着皇帝在正面看台上的那个大内总管康超海挺立台前，指着校场中张丹枫的背影，喝令武士们快快捕捉。原来康超海的那两个师叔，“铁臂金猿”龙镇方与“三花剑”玄灵子，在青龙峡被张丹枫与云蕾联剑杀败之后，逃回京师，曾对康超海说起两人的形貌，尤其对张丹枫印象深刻，更是说得详细。“铁臂金猿”与“三花剑”今日虽不在场中，康超海见了张丹枫的形貌已是心里怀疑，暗中留意，这时打定了“宁可捉错，不可放错”的主意，恃着大内总管的身份，竟然就当着皇帝面前，下了逮捕张丹枫的命令。

满场的喝彩之声给康超海这一声暴喝登时镇压下去，护场的御林军与武士们尚未弄清这是怎么回事，但听得几声狂笑，一声尖叫，张丹枫倏地冲到了场边跑道，而看台上的康超海却一个倒栽葱跌落台下。原来他也冷不及防，给张丹枫的飞针暗器射中了穴道！

武士们大骇疾呼，纷纷追上跑道，只听得张丹枫又是一声

长啸，那匹“照夜狮子马”闪电一般奔上跑道，张丹枫哈哈大笑，跨上马背，宝剑疾挥，将背后射来的箭全都拔落，那匹宝马狂冲怒嘶，风驰电掣般奔出校场，谁也拦阻不住！

王振手颤脚震，连声说道：“这、这还得了！快叫保人张风府上来！”忽听得皇帝说道：“且慢，先问问康超海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康超海武功亦算高强，这时已运气解了穴道，但关节的软筋被利针所伤，尚要待用磁石吸出才能痊愈，一跛一拐地走上台来。皇帝道：“你怎么啦？”要知康超海乃是大内总管，平日总想与张风府争夺京师第一高手的称号，爱面子得紧。而今张丹枫被张风府的一个手下打下擂台，而他却被张丹枫的暗器所伤，这种失面子之事如何敢对皇帝直说，只得讷讷言道：“奴才急于捉拿叛贼，不小心摔了一跤。”皇帝一笑道：“那个张丹枫是叛贼吗？”康超海道：“是呀，他曾经伤了御林军的大统领张风府，劫去了张风府手中的重要囚犯，就是那个叛将周健的儿子，张风府不是禀奏过皇上吗？那劫贼就是这个张丹枫呀！”康超海未曾好好思量，又要掩饰自己师叔被张丹枫打败的事实，将过错都推到张风府头上。皇帝听了，不觉哈哈大笑，道：“爱卿，你想必看错人了？若然那张丹枫曾伤过张风府，张风府如何肯给他做保人？我看张丹枫此人虽然给云统领打败，武功亦是不弱，而且相貌堂堂，可以重用，可惜给你吓跑了。你好好寻他回来吧，不准吓唬他！”这位皇帝平日虽是受王振所挟制，却也不算昏庸，而且还欢喜卖弄点小聪明，这时自觉看法比康超海高明，把康超海取笑了一顿，得意洋洋，觉得康超海无事自扰，实是愚蠢。张风府捏了一把冷汗，幸喜皇帝并不追究。

骚动过后，比武继续进行，云重连胜两场，取得了决赛的资格，暂告休息。此次参加武试特科的举子虽多，但经过初试、复试与淘汰赛之后，只有二十四人有资格参加擂台比武，

争夺状元，至张丹枫止是第十五场，尚剩下九场，强存弱亡，优胜劣败，很快就比出个结果。九场比赛完了，只有一人能连胜两场，与云重决赛，这人叫做樊俊，乃是京师三大高手之一，御前侍卫樊忠的胞弟，武功出自乃兄传授，与云重相差甚远，决赛时不到十招，就被云重的金刚大力手震下擂台。在满场欢呼声中，皇帝亲自给云重披红挂彩，宣布今科武试功德圆满，云重夺得了武状元。

云蕾自是满心欢喜，回到于谦府上，只等云重获得新的官职，搬出皇宫之后，就准备叫张凤府陪她去认认哥哥。哪知一连等了几天，却毫无消息。不止云蕾焦急，即于谦也纳罕异常。按说云重已中了状元，最少也会被封作什么将军之职，另赐官邸，不必再在内廷当守夜的卫士了，但却迟迟不见皇帝的明令宣布，这可是历朝少见之事。于谦虽是大臣，可是对于封官赠典之类的朝廷“恩典”，却也不便去问皇帝。

云重夺得了武状元之后，如醉如梦，听着众人道贺，自己却怎样也笑不出来。他未受新职之前，还是宫中的轮值卫士，在内廷与外廷分界之处，有一排房间，是内廷卫士们的住所，他回到自己的房间，闭上房门，同伴们纷来道贺，他都不予接见。有的以为他中了武状元就摆架子，有的则以为他比武之后，身体疲倦，需要休息，应该原谅。谁也料想不到，他中了武状元之后，心情却是落寞之极，甚是不安。这时正一个人闭上房门，冥思默想。

别人不知，云重自己心中却是明白，这武状元可并不是凭自己的本领夺来，而是张丹枫有意相让的！要自己的“仇人”相让，这岂不是生平的奇耻大辱！但状元已经到手，难道还去对皇帝说明真相？云重思潮起伏，越想越闷，忽听得大小太监敲门叫道：“皇上召见。”

云重又惊喜，匆匆整好服饰，随太监走过廊曲榭，到文华

殿的御书房，只见书房内灯火熠熠，皇上一人独坐看书，见云重到来，挥手令太监退下，关上房门，笑道：“卿家武艺高强，大魁天下，可喜可贺！”云重满面通红，讷讷说道：“承皇上谬赏，微臣粉骨碎身，无以为报。”皇帝看了云重一眼，问道：“卿家是哪里人氏？”云重略一迟疑，答道：“臣祖居河南开封。”皇帝眼珠一转，又盯了云重一眼，忽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与前朝的大臣云靖乃是同乡同姓了。你和云靖是怎么个称呼？”云重心中一痛，跪奏道：“前朝云钦使是我的爷爷。”

云重身是罪臣之后，身份隐瞒多时，从不敢对人提起，这时皇上问起，不敢不说。只见皇帝面色一变，道：“云状元，你心中对朕可有怀恨么？”云重心痛如割，道：“微臣祖父孤忠为国，求皇上洗涤罪名。”眼泪不觉夺眶而出，皇帝本无眼泪却也假作以袖拭泪，说道：“你的爷爷一片忠心，朕亦知道，赐他自尽，本不是我的主意。”云重一怔，不禁抬头看看皇帝。皇帝续道：“不过要替你爷爷洗雪罪名却还要待诸异日。”

原来这位皇帝并非愚蠢，只是他自小便受王振挟持，不能自主，他也常想收回权柄，免得太阿倒持，变生肘腋，只是王振羽翼已成，动之不得，因此打算培植心腹势力，渐渐削弱王振的权柄。云重一片忠心，又与王振有仇，正是他理想的人选。云重听得皇帝说明，害死他爷爷乃是王振的主意之后，果然痛哭流涕，矢志为皇上效命，清除奸党。皇帝待他试干眼泪，这才微笑说道：“卿家不必心急，现在还未可打草惊蛇。”

云重奏道：“求皇上赐我效命边关，统率师旅，将来战事一起，勤王之师四集，我有了兵权，打退瓦剌后，便可回师肃清君侧了。”皇帝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也暂缓！”云重好生失望，只见皇帝又盯了自己一眼，笑道：“那个与你比试的举子，是叫做张丹枫不是？他的武艺也很不错呀！”云重面热心跳，咬一咬牙，奏道：“皇上明察，那张丹枫的艺实在微臣之上，这

武状元乃是他有意让与我的！”在此之前，云重心中患得患失，甚是不安，如今说出实话，心情反而平坦。皇帝面有讶色，忽然笑道：“你倒老实，其实你不说朕也看得出来。”云重不觉又是一怔，心道：“皇上养尊处优，料他不懂武艺，张丹枫让我那招，满场高手，无一知晓，他怎么看得出来？”心中疑惑之极，百思不得其解。

皇帝道：“你可知道张丹枫是什么人吗？”云重道：“微臣正欲奏知皇上，这张丹枫乃是瓦剌国右丞相张宗周的儿子，这番偷入边关，只怕不怀好意。”皇帝微微一愕，道：“原来他还是张宗周的儿子！”云重忙道：“张风府只怕还不知道他的来历，见他武艺高强，所以保荐。张统领忠心一片，求皇上不要见疑。”云重以事处两难，不得不说，说了之后，赶忙替张风府掩饰。皇帝道：“不知不罪，说到疑心吗，唔，朕倒不疑张风府……”云重面色大变，奏道：“张丹枫将武状元拱手让我，难怪皇上疑心，其实他却是我家的世仇！”说明原委，又将爷爷的血书给皇帝看，皇帝这才笑道：“我也并不疑心于你。张丹枫此举，不过是有意示恩，令你忘掉国恨家仇罢了。你当然不会中他圈套。”皇帝轻描淡写的几句说话，把云重哄得服服帖帖，本来对张丹枫的几分感激，这时也化作云烟。只听得皇帝又道：“你来，我给你看一张画像！”

皇帝拉开书橱，取出一张画像，画中人头戴皇冠，身穿龙袍，相貌威武。只听得皇帝声音微微颤抖，道：“你看张丹枫可有点像此人么？”云重大为惊愕，仔细看时，只见轮廓果然有些相似，只是画中人比较粗豪，而张丹枫则极为潇洒，神情气度大有不同。云重心道：“难道张丹枫竟然是皇室之人吗？”皇帝又问：“是不是有点相像？”云重嗫嚅说道：“是、是有点相像。”只见皇帝面色大变，指着那画像道：“你死不瞑目，还要叫子孙来抢夺朕的江山么？”云重惊骇莫名，道：“他、他是

何人？”皇帝冷笑道：“画中的贼王是伪大周皇帝张士诚，张宗周、张丹枫都是他的子孙。哼，取名宗周，岂不是想借外寇之力，复他大周的正统，灭我大明江山？”张丹枫是张士诚的后代子孙，云重还是第一次知道，此事太出意外，一时间说不出话来，心中只是想道：“怪不得他们父子如此憎恨大明朝廷，可是皇帝又怎么能够知道？他既然知道，为什么又不在校场比武之时将张丹枫拿下？”

只听得皇帝又道：“当年张士诚与我大明太祖争夺江山，在长江决战，兵败身亡。据闻他在临死之前，将金银珠宝都埋在苏州一个地方，金银珠宝也犹罢了，还有一张军用地图，详注天下山川险要的形势，留在人间，遗患无穷。是以太祖留下遗命，务必要将张家后代斩草除根，并要寻获张士诚的宝藏地图，大明江山才能安稳。张丹枫现在已闯出校场，离开京城，朕料他必是前往苏州，寻觅地图宝藏去了。朕赐一匹御马给你，你立即追往苏州，跟踪张丹枫，在他未得宝藏与地图之前，不可下手，待他取得之后，就立刻将他杀掉，将首级拿回见我。”

云重打了一个寒噤，不敢回话。只听得皇帝又是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朕另外还派七名大内高手助你，至苏州会合，你放心吧。”云重一想，张丹枫武艺虽然胜过自己一筹，但有七名高手相助，料能将他制服，于是欣然领命。

你道皇帝何以知道张丹枫的身份来历？原来张丹枫在参加校场比武之前，早已深思熟虑，准备万一给人发现之后如何应付。果然当他与云重比试之后，便给康超海喝令捕拿，他一面用飞针暗器伤了康超海，一面将早已写好手的一封信，卷成一个纸团，抛入皇帝的龙袍之中，他发暗器的手法超妙绝伦，非唯旁人不知，连皇帝自己也不知道。直至回宫休息，脱下龙袍，才发现这一封信，信中首先说瓦剌入侵在即，叫皇帝善辨

忠奸，抵御外祸，并列举王振与瓦剌私通的证据，叫皇帝及早防备。其次直说自己本与皇家有宿世冤仇，但若皇帝肯全心抗敌，则这冤仇也可化解。再劝皇帝不可残害忠良，否则自己取他首级，易如反掌。

这封信写得情文并茂，软硬兼施，本来是张丹枫一片为国家打算的忠心，岂料皇帝看了，先是一惊，心中想道：“世上竟有这样的异人，若不除掉，朕的性命岂不是在他掌握之中？”继而联想起太祖的遗诏，猜度此人十之八九是张士诚的后代，所以才会有“宿世冤仇”之语，暗自拿出宫中所藏张士诚画像比对，果然有些相像，越发惧怕，对张丹枫的好意，全不理睬。因此才有遣令云重与其他七名高手前往苏州之举。张丹枫写这封信虽然有如对牛弹琴，但却也有一点成功之处，那就是在皇帝未能捕杀张丹枫之前，为了怕他暗杀手段的厉害，这就绝对不敢降罪保荐过张丹枫的张风府。

皇帝的惧怕疑虑，云蕾的焦急不安，都暂且按下不表。且说云重领了皇命，第二日一早便秘密出京，皇帝所赐的御马虽不及张丹枫那匹“照夜狮子马”的神骏，但也相差不多，六七日间，便跨过了河北、山东两省，进入江苏。这一日到了吴县，吴县与苏州相邻，不过半日路程。云重缓了口气，策马慢行。江南山水秀丽，天下闻名，云重这时不必急于赶路，心境稍稍宽舒，放目浏览，但见田亩纵横，港汊交错，波光云影，浅山如黛，处处显出江南水乡的情调。云重久处漠北，几曾见过如此幽美的风景，心旷神怡，忽觉在尘世上逐利争名，实是无谓。走了一段路程，眼前一亮，前面一个小湖，在路边平静的躺着，蔚蓝的天色，映以淡碧的湖光，真是一幅绝妙的图画。湖边有一座古墓，云重投眼一瞥，忽见碑石上写的是几个篆字，乃是“澹台灭明之墓”，吃了一惊，心道：“澹台灭明乃是瓦剌的大将，上个月还在北京，怎么这里有他的墓？而且这

墓形式奇古，显然不是新近所造。”正疑惑间，忽见一个牧童，牛角挂书，自湖边缓缓行来。云重问道：“小哥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这是何人坟墓？”那牧童笑道：“你这位客人想是远地来的了，这个村叫做澹台村，这个湖就叫做澹台湖，这个墓就是我们始祖的坟墓。”云重奇道：“什么，是你们始祖的坟墓？”那牧童笑道：“看你不像是没读过书的人，难道连澹台灭明是什么人也不知吗？”云重一怔，只听得那牧童问道：“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，这句成语你懂得么？”云重心中微愠，道：“小哥，你倒考起我来了。这句话是孔子说的，子羽是孔子的学生，品学兼优，但相貌丑陋，所以孔子说：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。就是叫人不要只看外表的意思。”那牧童笑道：“可不是来。我们的始祖澹台灭明，就是孔门七十二弟子之一，他别号子羽，只要读过四书的人都会知道。这个湖本来是他的住宅，据说后来沧桑变化，下陷为湖，所以叫做澹台湖。我们的县志里都载有的。”那牧童侃侃而谈，旁征博引，顿时令云重呆了。

云重的师父董岳文武全才，云重小时也曾跟他师父读过经史，此时想起孔门七十二弟子之中，果然有一个叫做“澹台灭明”。还记得自己在第一次听得瓦刺有个大将叫做澹台灭明时，心中还暗暗好笑：这样一个武夫，却取了一个古代名儒的名字。自己还一直以为“澹台”乃是胡姓，谁知却是江南文物之邦的姓氏，而且还有墓留在江苏吴县，供人瞻仰。不过这个墓大约是他后代子孙所重建，看墓碑的篆字和营造的形式，最少也是秦、汉以后的建筑，绝不是春秋时代的遗冢了。

那牧童一笑说道：“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。圣人的话，果然说得不错！”短笛横吹，骑牛缓缓而去。云重心中一怔，咀嚼“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”这两句名言，心中想道：“原来那澹台灭明果是汉人，难道这名字是他有意取得与先贤一样的吗？澹台灭明相貌奇丑，这点倒可以与古代的那个澹台灭明相

提并论，但他投靠番邦，又岂能与先贤相比？唔，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。莫非他取这个名字，其中也含有深意？叫我们不要只从外表的相貌行径去看他？难道这‘灭明’二字，含意不是要‘灭掉明朝’？哼，难道那个一介武夫的澹台灭明也有什么崇高的胸襟抱负？”

云重绕过澹台湖，进入澹台村，心中不住地想澹台灭明的事，想起自己前次在正定夜袭番玉，澹台灭明武功远胜于己，显然未下杀手。又想起他在张风府家中比武，曾经替张风府打退暗算他的对头之事，心中更觉疑惑，忽而笑道：“此一澹台，彼一澹台，此澹台不是彼澹台，何必想它。”这时已是中午时分，烈日当头，口中焦渴。江南苏杭一带，茶亭酒肆，处处皆是，这条路从村中穿过，两旁田亩，竟无一人耕作，路边的茶亭酒肆，也没一间开门。云重见此景象，十分奇怪，心道：“这澹台村难道没有人的吗？”

云重再策马行了一程，口中焦渴更甚，忽见路边有一茶亭，有一个老妪在那里卖茶。云重笑道：“行了这许多路，才觅得喝茶之处。好在不是处处如此，要不然我倒以为是在大漠旅行了。”进入茶亭，系好马匹。那老妪道：“客人来了，明儿倒茶。”只见一个年约十四五岁的少女，提着茶具出来，给他倒了一杯碧绿的香茶。那少女虽是荆钗裙布，面目却自有一股清秀之气，那老妪道：“我们这一村都是复姓澹台，你就叫我澹台大娘好了。”正与那老妪搭讪聊天，忽见一奇快马经过茶亭，马上骑士相貌粗豪，并不下马，就放开喉咙问道：“喂，我问你这老婆婆，昨日是不是有个白马书生经过这里？”“白马书生？”云重不由得蓦然一惊，这人所探问的“白马书生”，岂不是张丹枫吗？

那老婆婆瞪了一眼，道：“没听见！”那骑士跳下马来，大声叫道：“我问你有没有见过一个白马书生？”声震屋瓦，那老

婆婆张目结舌，仍不作声。骑士大怒道：“就是聋子也该听见。”走入茶亭，就要揪那婆婆。云重心知有异，轻轻伸臂一格，他练的是金刚大力手功夫，这一格暗藏劲力，那骑士几乎给他摔倒，大吃一惊，情知遇到高人，不敢发作。云重笑道：“有话好说，何必生气？这位老婆婆耳朵是有点不大方便。”其实这老婆婆适才还与云重谈话，云重此言乃是故意替她掩饰。那老婆却一笑道：“我这耳朵很怪，太大声听不见，太小声也听不见。要不大不小，恰到好处才听得见。你刚才问什么？再说一遍。”那骑士按下怒火，柔声说道：“请问有一位白马书生，可曾从这里经过。”那老婆婆道：“啊，白马书生？呀，是，是有一位白马书生，他昨天这个时分从这里经过，吩咐下来，说凡有人问及他的，都请在明日中午到苏州快活林相会，他请喝酒。”那骑士听了此言，立刻上马便走。那老婆婆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明儿，记下来了！”那少女坐在一角绣花，笑道：“是记下来了。”把锦缎一扬，上面绣有七朵红花，有大有小，道：“这是第七个！”

云重好生纳闷，他情知这两母女不是常人，但自恃武功，也不避江湖忌讳，禁不住问道：“什么白马书生？那快活林又是什么地方？”那老婆婆盯了云重一眼，笑道：“你这位客官为人很好，我说与你听。快活林是苏州一个销金场所，听说以前张士诚在苏州称帝时，曾把那地方建作行宫。后来张士诚战死，快活林被官家当作逆产处置，产给商买。现在快活林的主人叫做九头狮子殷天鉴，他把那大好园林，变成秦楼赌馆，弄了不少造孽钱，广买田地，买到我们吴县来。澹台村的田地，十之七八都是他的。”云重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这九头狮子也算得是个大恶霸了，但这与白马书生，又有何干？”那老婆婆道：“我们这个茶亭的地皮也是他的，他每个月要来收三两六钱银子，我们欠了三个月租钱，他昨日就派了两个武师来，说要拉